



N南腔北调
anqiangbeidiao

抵抗习惯

□刘荒田

抽烟。有中性的,即在私下无伤大雅,公开场合做却引人侧目的,如自言自语,裸露。

以上是大体而论,具体到人,特别是老出火候的人,被漫长岁月赐予诸多习惯。在加州硅谷,一个上班族的男子,学历和本领都十分优秀,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公司待得长久,因为早上开车上班,如果一连三个十字路口都遇上红灯,必打道回府,理由是:红灯主凶,恐招祸患。30多年前,一个新移民,买了二手车,每天开着去上英语补习班,他每次只加五块钱的汽油,即使油箱大半空着也不加满,刚好够对付从学校来回一个星期,以此限制自己驾车出游的奢侈欲望。

不干“不喜欢”干的事,心情会好一些。此说我们都赞同。但一个哲人说,为了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境的宁静,每天要做一两件“不愿意”干的事。我琢磨多天,并检视自己的言行,恍悟此说有道理,它所聚焦的是:抵抗一些习惯。

个人习惯中有好的,如爱清洁,早起,走、坐、站姿端正,待人谦和有礼,为走在后面的人把住门,排队;有坏的,如随地吐痰、扔垃圾,当众掏鼻孔,在不抽烟者群中

N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战争击不倒音乐

□杨 照

1945年3月12日,一颗炸弹从天而降,不偏不倚击中维也纳歌剧院,瞬间,维也纳歌剧院的舞台、座席全毁,只留下外围一圈断壁勉强立着。大火随即燃起,一烧数日,烧掉了几十年的累积,换句话说,维也纳歌剧院没了!

然而歌剧还在。短短半年后,1945年10月6日,维也纳被联军分成4个占领区,战后物资严重匮乏,大部分市民依赖配给苟活着,神奇的是,维也纳歌剧院恢复演出了。

旧建筑当然不可能重建,维也纳歌剧院轮流使用其他场地,有些小到只有几百个座位,管他的,音乐响起,歌剧就来了。

每一场演出观众都爆满。小一点的场地,站着观众比坐着的多好几倍,连座位与座位间狭小的位置都站了人,大家开玩笑说:“现在才知道,原来歌剧是要站着看的。”

两年后,维也纳歌剧团竟然远赴巴黎,在花都演出。1948年,维也纳歌剧院的重建计

划开始了,当时维也纳市民有一个共识:别的都可以缓一缓,街道、公园甚至工厂和住家,这些都可以等,先给我们重建歌剧院吧。

大量资源被投入新歌剧院的设计与建造,不只是钱,更重要的是艺术人才。音乐家、画家、雕刻家、建筑师都来了。到1955年,新歌剧院落成,11月5日,首演的剧目是与维也纳关系密切的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《费德里奥》。

战争没有改变维也纳歌剧院,因为战争非但毁不掉维也纳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,反而更激发了他们对音乐的迫切需求。

维也纳人想的不是“都吃不饱了,听什么音乐”,而是“都吃不饱了,还能失去音乐的慰藉吗”。他们想的不是“音乐能干什么”,而是“没有音乐,那怎么活下去”。

世界大战都没能改变维也纳人的音乐态度,反而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音乐的价值。

Y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健康计提

□杨德振

每天下班后,我总要沿公园走上四五公里的路,痛快淋漓地出一身汗,再搭一段地铁回家,风雨无阻,至今已坚持快十年了。其间,虽然私家车买了十二年,但开的公里数尚不足六万公里,显得有些“浪费”。一些同事和朋友常常提醒我,“车辆搁在那儿,坏得快呀!”有的甚至问我“为什么当初要买车”?我笑而不答,不置可否,内心却在思忖:买车是为了外出办事提高效率 and 旅游方便,而主动锻炼身体是“健康计提”的一种方式,两者目的和动机各不同。我觉得,来自身体方面的健康收益肯定要大于私家车的耗损,这种“一少一多”的生活方式所得到的收益,是不能以金钱的盈亏或物质的损耗多少作为计量单位和统计依据的。

财务会计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,叫“计提”,简单地说,就是指计算和提取。举个例子,公司发12月份的工资,往往是压你一个月,也就是一月份才会实际收到属于12月份的工资,但公司做账时却要在12月份把12月份的工资计提出来,因为是

当月的费用,即使当月没有发放,也要计提。我的主动锻炼意识和行为里就有“健康计提”的底蕴藏在其中。

如果把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比作一本“大账”的话,那么,每天的主动锻炼身体和良好的作息安排、合理的膳食营养结构就是其中的“计提”科目。在时下,中国人的温饱不愁,营养不够而造成生病或营养不良的现象很少,倒是营养过剩带来许多新的病症和问题,加之主动锻炼意识的缺乏、固定锻炼行为的缺失,造成许多人的健康状况堪忧,甚至处于亚健康状态;尤其是一些人纵情于声色犬色、锦衣玉食、钟鸣鼎食、肉林酒池之中,过着醉生梦死、骄奢淫逸的生活,饱食终日,脑满肠肥,致使各种疾病“畅通无阻”地沾染上身,最后留下人间悲剧和唏嘘,到头来还以为自己“事业有多成功”“人生如何风光”……这些人都是没有了解和熟悉会计学中“计提”原理妙用的人,没有掌握好人生的健康原本是可以“计提”的、“预存”的。平常的生活里,不去

滋生。由“既成习惯”产生的情绪,不管“基准点”怎样转移,其“体量”变化有限。被家长宠坏的孩子上了大学,父母给的零花钱每月达五千元,这就是儿子眼里的“理所当然”。后来,零花钱减为四千、三千,他的天就塌下来了,要死要活。尽管同学中的贫寒者一个月连三百块也拿不到。这就是中国的老话——“升米养恩,斗米养仇”。

明了这一极易患上的“习惯”病,我们要怀着警惕,力求不要使一些事情定型,如别人的帮助,如热心人的提携,如让你天天自我感觉良好的奉承,单向的受恩尽可能及早规避。少吃、不吃“免费的午餐”,不但为了“不占便宜”,更为了维护心理卫生,做一个明达的人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